

古時大臣風度

朋遠

當今民主時代，從政人員不再稱官，只稱人民公僕。雖然；仍有不少不學無術的芝麻小僕，趾高氣揚，擅作威福，比之父母官尤甚，觀之史書古時大官重臣，謙虛沖和，風度之佳，令人肅然起敬，而涵養功深，更非一般人所能及之。

先賢云：「不為良相，便為良醫。」良相醫國，良醫醫人，立德立功，殊途同歸。故特錄良相故事數則，藉充杏園篇幅，亦預祝學長們均為良醫之寓意也。

一、宋富弼為相時有人誹謗之，聞若不聞，人或告之，弼曰：「恐誣他人。」曰：「明呼公名。」曰：「天下固有同姓同名者。」竟置不聞，明知罵自己，當作罵他人，難能，又富弼位極人臣，後來告老回鄉，布衣騎驢過街，忽然遇到當地小官開鑼喝道而來，一路驅逐路人，富弼亦被驅，置之不理，卑隸奈何不得，就問他姓名，請示該官，該官始知宰相告老回鄉，前來拜謁，富弼不提被驅之事，其量犬若此。

二、五代時馮道做宰相，有人反對他，在路上牽匹驢子寫他姓名，他知道了，毫不動氣，則曰：「天下同姓名人甚多，或在訪尋失主。」涵養功深，凡人莫及。

三、後漢書卓茂傳載；茂嘗出行，有人錯認其馬。茂問曰：「子亡馬幾何時？」對曰：「月餘矣。」茂有馬已數年，心知其謬，嘿解與之，挽車去；顧曰：「若非公馬，牽至丞相府歸我。」他日，馬主別得亡馬，乃詣府還馬，叩頭謝之，茂時為丞相掾史，其不好爭如是。

四、唐婁師德，鄭州人，狄仁傑之入相也，師德荐之，仁傑不知，意頗輕師德，數擠之於外，武后見之，嘗問仁傑曰：「師德知人乎？」對曰：「臣嘗同僚，未聞其知人也。」武后笑曰：「卿乃師德所荐，亦可謂知人矣。」仁傑聞之，慚愧莫已。

反觀今人小事幫忙，則到處宣揚，市恩市德，恐人不知，風度高低，判若天壤。

五、宋魏公韓琦，鎮相州，夜宿，偷兒入室，挺刃曰：「不能自濟，求濟於公。」公曰：「凡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。」偷兒曰：「願得公首。」公即引頸，偷兒稽顙曰：「以公德重過人故來誠公，凡上之物，已荷公賜，願無泄也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終不語人，其後偷兒為他事坐罪，在獄中備言其事，遂傳衆知。

尋

幾年來，在這現實得可怕的社會裏，很多人對我讀牙科而感到憐憫與同情，甚而譏訕與諷刺，也有人會勸我，以某種方法去讀可以賺大錢的科系。也許我曾在一段時間裡，陷於困惑與煩惱，幸而賢哲的話語，響徹我的耳畔，重新喚起我對人理想的想法，就像夜航的孤舟，發現了希望的塔，我不再徬徨；像絕望的沙漠旅人，發現了綠洲，我不再哀傷。我感謝他們的關懷，但更敬愛自己的理想，我不出賣自己的靈魂，向現實低頭，寧願愉快的貧困，也不願痛苦的富裕，在人理想理想的靜默中，我依稀聽到未來腳步的足聲，開始生命永恆的追尋。

時常，我總認為自己是十分幸福的，因為在這世界上，不知有多少人都在為他們的理想而感傷或流淚！人各有天性，有人重視物質生活，有人重視精神生活，在各人心靈小宇宙中，極少人會感到滿足的。不信，看吧！那十字路口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他們個個都在為生活而忙碌奔波，在他們臉上難得看見愉快的微笑。更可憐的是那些一味尋求瑰麗的宮殿閣，理想的仙宮瓊樓的人們，這個人生又有何意義呢？其實在現實的世界中尋求又何異於水中撈月，鏡中折呢？

從此，現實的虛偽，不再使我感到人生的空虛，因為懂得理想的充實！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，我將不再感到悲傷，因為已有理想的鼓舞！內心所悟曉而感到的寧靜，與自我發現的歡悅，使我肯定自己要走的道路，也使我有一個較成熟的理想。我不再因別人對我不瞭解的指責而困惑，因別人的諷刺而痛苦，我也不再迷惑於虛榮的誘惑。無須申訴，也沒有怨言，惟有默默地墾殖那屬於自己的田園，開始播下種子，在這無涯的學海中，我堅決的揚起希望的帆，為尋覓一塊自己的國度。在此世俗的洪流裡，我緊握住生命的舵，回顧過去的日子，理想與現實的掙扎，給我許多創傷，徘徊在生活與學問之間的邊緣，給我許多困惑。如今，這些困惑與創傷，都已漸入濃霧，對於我是那樣的淡泊與模糊，一種新希望的愉悅與真實的信念，使我感到生命的安寧，在這學問的領域裡，我將為它而奉獻全部的歲月，去展開人生的追尋。